

在我的老家旬阳，背篓曾是山村里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谋生工具。它结实耐磨，受力面积宽，安全稳定性强，便于负重攀爬，深受人们的偏爱。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尾，处处都有背篓的身影。时日久了，背篓就成了深深烙印在村里人身上的印迹和符号。

漫长岁月里，背篓里装满了大山的情怀，土地的宽厚和人们的善良淳朴，记录着乡村里的四季轮回，生活的酸甜苦辣，人们的喜怒哀乐和读书跃龙门的热切期望。默默陪伴村里人一起过着远离尘世、平静简朴的生活，坚守着那份绵延已久的执着。

听母亲说，在我出生时，土地还未正式分到户，她每天要和父亲一起去参加集体劳动。而我体弱，好哭，又很黏人。家里没有摇篮，就用破棉袄铺在背篓里，将我放进去，出工时背出去，放工时再背回来。干活时，就放在不远处，抽空去看一眼，喂一下。起初，一放进背篓，我就哭个不停，哭着睡着，又哭着醒来。后来，背篓变成了我温暖舒适的摇篮，哭闹时，只要放进去，哭声便戛然而止。就这样，我在背篓里跟着母亲走路、干活的节奏，经风雨，见世面，一天天长大。

土地到户后，村里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土地条件有限，人们又开始开荒修地，用背篓背石头砌坎、背柴草烧火粪壮地。收获的季节，又用背篓背回小麦、苞谷、红薯、杂粮。那时，村里还没有修公路，通往山外的小路崎岖狭窄，陡峭多险，粮食和山货要背去山外卖，买了生产生活用品再背回村里来。

慢慢长成父母“帮手”的我，劳动工具也从小秤笼、挎篮、竹笼过渡成了小背篓。田边打猪草，上山捡柴火，下沟提泉水，最美的山村自然画卷中，处处都留下了我童年的身影。

记忆里，为我量身打造第一个小背篓的人是四爷。四爷是爷爷的堂弟，也是村里的业余篾匠。他不善言谈，但心灵手巧，一手篾活儿手艺自是无师自通。农闲时节或遇连阴雨，爷爷总会去请四爷来家里做一些篾活儿，顺便拉拉家常，喝点小酒。

村子里有一片很大的金竹园，每家分得一小块，没有划线，也没有界石，但大家从未因此发生过矛盾。金竹与普通竹子或木材相比，更富有弹力和韧劲儿，还具有抗菌、透气和保鲜功能，而且吸水膨胀率和热干收缩率更小一些。除了用金竹制作各类农具外，村里人还物尽其用，用它制作竹水桶、砧板、蒸笼、菜筐等厨具，无处不显示着人们源自生活的智慧。

从竹园里砍回二三两根老一点的金竹，用手工锯、弯刀、篾刀等工具，逐层去掉多余的竹肉，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仔细刮掉上面的竹刺，最后分成清白分明、粗细均匀的篾片，再用篾刀将部分篾片分成背透发亮、坚韧柔软的篾丝。准备停当，四爷开始按照打方底、围笼身、封笼口等步骤进行编织。

先把背篓最为关键的底打好，四爷才直起身子，用袖头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取下别在腰间的旱烟袋，装好一窝金贵的烟丝点燃，坐在小板凳上用双腿夹着背篓，一边“吧嗒、吧嗒……”吸着旱烟，一边有序地编篾。云雾缭绕中，竹篾仿佛有了灵性一般，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中灵活穿

知往鉴今

背篓里的往事

□ 屈先华



梭，弯折穿插，经纬交错……

经过编织、锤打、再编织、再锤打、锁边、加篾楔、上背柄等工序，傍晚时分，一只散发着淡淡竹香味的背篓就编成了。四爷捧起背篓让我试，又左右端详，反复调试，直到背篓服服贴贴，安全稳定地靠在我背上。

村里的小学只设四年级以下的课程，从五年级开始，村里的孩子就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住校就读。学校办有伙食，但每周须按标准上缴米面，兑换成早、中、晚饭伙食票。家里没有体面的背包装米面，我就用背篓背。几个调皮的“城里娃”给我取了“山篓子”“背篓姐”等绰号，我不理会，也不反驳，他们觉得无趣也就不再叫了。

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父母在我上初中时，除了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外，开始养蚕、种植烤烟。学校课程安排得紧，连上两个小周才放两天假，好在暑假秋农忙时节会放十来天的暑假。忙假里，我跟着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算力不从心，也会咬牙坚持。寒暑假里，我更是竭尽全力：忙农活、打猪草、捡柴火、挖挖猪、寻山货。临近春节，我也会跟随父母把白菜、胡萝卜、大葱、红薯等背到集镇上去卖，再背回化肥籽种、生活学习用品。因为知晓一切均来之不易，所以学会了勤俭节约，从不取有半分浪费。

为了使烤烟卖上好价钱，村里人在基本完成烟叶交售任务时，偶尔会相约翻山越岭步行去很远的平定河销售烘烤好的烟叶。“七道沟八道梁”是人们对此去近三个小时路程的大体概括。跨片区销售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天刚麻麻黑，有人在村里吆喝一声，大家就陆续出发了。

一路上，有皎洁的月光相伴，大家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衣服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汗湿，路越走越远，背篓里的行李也越背越沉。辛苦背去的烟叶并非如之前所说直接卖给烟站，而是烟贩子从中倒手，价钱也没有之前所说每斤高出一块两块，但大家都很知足。返回时，月亮已经隐去，大人们举起火把，有说有笑，我却腿脚发软，疲惫至极，勉强和在人群中坚持前行。

顾不上肩膀火辣辣地疼痛，回家后倒头便睡。迷迷糊糊中，母亲正小心翼翼地用雪膏膏帮我涂抹红肿的肩膀，见我醒来，她红着眼说：“吃不下背背篓的苦，就好好念书，把书念到肚子里，脱了这‘农壳’！”正是这一次卖烤烟的经历，让我真正明白了山路的弯度，背篓的重量和生活的不易。

时间最不经用，却记录了一切，也改变了太多。一座座红砖小楼取代了村子里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和土房，一条条宽阔的水泥路取代了崎岖的乡村小道。四爷和爷爷相继离开了我们，篾匠手艺也渐行渐远，变成乡愁的鳞片。人们纷纷走出大山，那些被磨着苦柄的背篓和其他农具，静静地挂在墙上或堆在墙角，从灰尘的缝隙里泛出岁月的光芒，似乎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每次回村看父母，依然会背起背篓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乡亲们看见后，总会半开玩笑地说：“哎哟喂！这么多年过去了，华子这背背篓的手艺还没忘哩！”我笑着搭话：“这手艺可是祖传之宝呢！我可不能忘，也不敢忘呀！”

文史春秋

铜钱关是镇名，也是古关隘名。铜钱关镇因铜钱关古关隘而得名。所以，去铜钱关镇游玩，楚长城遗址——铜钱关古关隘则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铜钱关镇位于旬阳市的最南部，与湖北省竹山县接壤，两地以铜钱关隘为界。铜钱关原来只是一个乡，隶属于原赤岩区。后来撤区并乡镇，铜钱关变成了镇。再后来，调整乡镇行政区划，撤销了赤岩镇，将其并入铜钱关镇。这样一来，铜钱关镇的辖区事实上就等同于原来的赤岩区。这让原赤岩镇的人多少有些愤愤不平。

两镇相并，铜钱关得以胜出，这都是铜钱关隘的功劳。

《铜钱关重修记》记载：“竹山县西二百里，地接秦疆，其界岭有古碑曰‘铜钱关’，盖历朝分守之隘口也。岭右突起一山，巍峨耸峙，势若参天，山谷豁然如门户，俗谓之西天门。昔人修寨于此击寇寇，曾见春秋战国之铜钱数万门覆地，即以名关。”“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秦恃强悍，楚据驽弱；争斗不已，各自称尊……楚人筑长城以自固，秦人举玉师以倾覆。”

由此观之，铜钱关隘历史悠久，亦为战国时秦楚攻伐争夺之地。

作为楚长城遗址的铜钱关隘，现在已经看

铜钱关的历史云烟

□ 丰德勇

不到它的原始风貌了。现在所见的铜钱关，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旬阳和竹山两县共同出资重修而成。

立于铜钱雄关之上，秦楚风光尽收眼底。一脚跨两省，春秋战国的历史烟云一幕幕从眼前浮过。

遥想当年，秦楚争雄，那些小诸侯国或附于秦，或屈于楚，他们朝不保夕，朝秦暮楚，因为弱小，在大国的博弈中胆战心惊地左右摇摆。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战争频仍，战火纷飞，更是生灵涂炭。天下一统，不仅是那些弱国子民，也应该是秦楚两国百姓们的共同心愿吧。

而今，天下大同，秦楚一家，友好睦邻，共修铜钱古关，一时成为美谈。现在，铜钱关变成了两省人游玩的胜地，这不由不让人感慨万千。

听父辈们讲，他们的祖上就是从湖北迁移过来的。是哪一代，从哪里迁移过来的，他们好像也说不清楚。原来是有族谱记载的，但在动荡年代，保管族谱的人怕被批斗，将其付之一炬。每每听长辈们讲家族的历史渊源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这铜钱关隘来，不知道先祖们是不是正是通过这个隘口一步步走到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村庄的？

是秦人还是楚人？今天，再探究已毫无意

一群人，诗意的栖居

□ 陈春苗

微，有志向的青年人纷纷走出山，奔赴大江南北去寻求繁华的都市生活，天宝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留守老人最后的栖息地。

房舍密集的地方是天宝村五大古寨的大寨子，依山而建，三面临涧。随便走进一户农家，年逾古稀的男人看起来依然年轻，让座让茶，声音爽朗。问及姓氏，老人说这里都是姓陶的。问及家里几口人，老人说：人口多，儿子在湖北安家，女儿出嫁了，过年时都会回来，老伴几年前才走。说着他转头看堂屋板柜上的照片，镜框里黑白照片端立在堂屋正中。

我说，平时就您一人在家？老人说，还有老伴呀！说完他又把头扭了扭，示意我看板柜上的遗像。

问及这一块儿居住有多少人，老人说有两百多号人。我们在这里转了一圈，明明十几户人家，有二十来个老人，听镇上文化站的同志说，还有一个未上学的小孩儿，怎么会有两百来号人呢？老人却说，还有人在外面呀，他们有时还会回来呢。

在与不在、有和无，被我面前的老人诠释的多好！只要年轻人的心还在，人就在；只要他们这些老人还在，年轻人的根就在，村子就在。

问及老人为何不随着儿子进城，平时如何打发时间，老人说城里有啥好？都走了，这些土地怎么办？平时种种菜，种种庄稼多好。

世相漫笔

千古无同局：谈格局

□ 张斌

说法：吞下委屈，喂大格局。我一直怀疑这种说法，总感觉是倒因果。飞鸟能受鸟笼之困的委屈，是因为千山万水的飞行早壮大了它的格局，它相信这是暂时的，一有机会就能展翅飞翔。鸡在笼中心安理得，什么委屈也能受，可只是主人桌上的美味，最终也没能壮大格局。格局是眼界，是见识，是包容之胸怀。只有格局大了，才能吞得下暂时的委屈。格局大了，不会斤斤计较，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烂人烂事上。能受委屈，可能会改善人际关系，壮大人脉圈，可能会对工作和生活有益，但不是你认识的人多，你就有格局。一个人如果没有格局，认识再多的人也无益。相反还可能一种负担。

壮大格局从提高思想境界入手。早年间有位教师到山区支教，他去的时候，一个班的小学生大部分没有人想过长大后干什么，只有班长长大了想当生产队会计。这个孩子是生产队会计的儿子，算是有点格局的。这位老师完成支教任务后，这个班的学生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作家，有人想当医生。他认为他的教育是有成功的，他提升了学生的境界，壮大了学生的格局。

壮大格局从读书中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就是格局。就是从读书中读出来的格局。这个典型例子就是诸葛亮，困居隆中弹丸之地，却能通晓天下大事，提出著名的隆中对，为刘备确立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他是如何做到有大格局的呢？在隆中隐居，除了种地，他把大把时间用于读书，用于和当地名流司马德操、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流研讨上。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他又如何能担起光复汉室的重任？

壮大格局需要不断的实践，读书只是基本功，实践才能出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说得不是现在，就是要不断地去实践，去运用所学的知识。并不是现在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学习要时常复习。复习来复习去也还是那些知识，充其量能成为一个“知道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都不大。壮大格局更需要增长见识，而只有经历多了才能增长见识。胆子是吓大的，格局是撑大的。只有多做事，多经历，才能遇到形形色色

往事并不如烟

放飞梦想

□ 张朝林

鸡抱鸡，二十一。这是说鸡从下蛋孵化成鸡，需要二十一天。鸽子白平和银翅正是生育的青壮年时期，二十天就是窝小鸽子出生，加上乳鸽见风见长的十几天生长期，也就是一月就能飞出一对乳鸽。半年了，我家的鸽子繁殖到了五六对了。这些鸽子，晴天群伙飞出去打食吃，很少给它们喂食，可到了连阴雨天，就得给它们喂食。去大坡梁、阴沟、尖尖岭打食的鸽子多了，我的这些鸽子，飞到月河、鲤鱼山、牛山等更远的地方打食。那次连阴雨，鸽子们饿得咕咕叫，我偷着给鸽子们舀了一升玉米给它们吃，被父亲发现，把勺子摔碎了。没有吃饱的鸽子们冒着大雨出去找食吃，丢了好几只鸽子，我伤心地哭了好几天，半个月没理父亲。

梦里，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我的鸽子们在狂风暴雨中逆行，狂风肆虐，鸽子们飘忽不定，时而上浮、时而下沉；时而左冲、时而右摆。一个刺眼的闪电划过，紧接着一个闷雷炸响，我的几只鸽子被雷击中，纷纷坠落，落在一个洪水咆哮的河中，我顺着河流追赶，大声呼叫，一个浪洪打来，鸽子消失了。我“啊”的一声，惊醒了母亲，母亲赶过来，摇醒满头大汗的我。

母亲看着可怜巴巴的鸽子们，偷偷地给它们喂食，父亲看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我这才主动和父亲搭话。

课余时间拾捡粮食，是我的选择。玉米收了，一笼一笼的玉米秆子，落在家乡的千山岭岭，尹家坡、二麻沟、长梁、尖尖岭、柿树编，这些玉米秆子，我都一笼一笼摸过，甚至是几十笼、几百笼才能摸到一个小小的玉米棒子。每当摸到一个硬邦邦的玉米棒子，高兴得不亚于中了大奖。那次我在豹子弯摸玉米棒子，摸出了一条花蛇，吓得我背过气了。割完小麦拾麦穗，打完稻子拣稻穗。甚至是收完的豌豆花、胡豆地、绿豆地都要去看看。当然，捡拾的胡豆不能直接给鸽子们吃，有个歇后语叫麻雀吃胡豆，要和屁股商量商量。拾回来的胡豆捣碎再给它们吃。

鸽子不负我的期望，我的鸽群渐渐超过了唐家表叔家的，壮大的鸽群给村庄带来快乐：清晨，鸽群在村庄上空盘旋，悦耳的鸽哨划破天空，村

人们在鸽哨中出工；中午，鸽群在小河上空盘旋，落入小河边饮水，之后飞起来，回家了，田野里劳动的人们就开始放午工了；黄昏，夕阳在西天徘徊，打完夜食的鸽子们，衔着片片夕阳回窝，人们也就踏着哨音回家。

蓬雀穿间飞，鸽眼看千里。这话有点夸张，可我能信。冬季里挖红苕，当大伙在坡地上午休的时候，我突然揭开摆起来的箩筐，几只鸽子扑棱从箩筐里起飞，惊得大伙哈哈大笑。鸽子绕着坡地飞翔几圈就朝着远处飞去。秋天里，在长弯里拾棉花，趁大伙不注意，我打开背篓，几只鸽子从背篓里飞走，给大伙带来快乐。

我的鸽子能飞多远？我要做个尝试。一次，恒口农贸交易会上，带着“虎头”这对鸽子，在交易会现场放飞，“虎头”的脚上绑扎着一个纸条，写着着我的梦想。

还有一次三爹进安康城，我让三爹带上另一对鸽子，在城区里放飞，同样在一只鸽子的腿上绑扎着纸条。

最近的一次是父亲出差西安，坐的是翻越秦岭的班车，在高高秦岭上空放飞了一对鸽子。好几天，不见这对鸽子回来，急坏了父亲，正当我绝望的时候，鸽子才飞回来了，它似乎飞了许多。母亲特意给它俩抓了几把白白花花的大米犒劳它们。吃完大米，在院头咕咕叫一阵子就飞上屋顶，和鸽群们一起晒太阳去了。

啊！我的鸽子，带着我的梦想，能飞出家乡，飞过了秦岭。

